

神僧傳卷第四

慧通

畝五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爲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

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爲先飲酒畢至牆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邵碩

沙門邵碩康居國人與誌公最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求之則去遊益州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懽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求細席者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爲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化碩於衆中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師

子形乃悟分其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皆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碩爲人好韻語乃謂明日寧自乞食以清謙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忽著布帽詣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除之及明卒仲玉果行州事是年九月將亡謂沙門法進曰願露骸松下然脚須著屐進諾之已而化昇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夫所在俄有自郟縣來者曰昨見碩公著一屐行市中曰爲我語進公小兒見救止爲我隻屐進驚問之沙彌答曰昇尸時一屐墮行急不及繫也

法願

釋法願本姓鍾氏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

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伎及著爻占相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備相自業宗殼沈慶之微時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公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鉗鎖請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勅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殼出鎮廣州携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殼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果如願言殼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

及竟陵王誕舉事陳諫亦然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元二年卒春秋八十二

寶誌

釋寶誌本姓朱氏金城人初朱氏婦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修習禪業往來皖山劔水之下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止江東道林寺至宋大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既旦人見其入

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謔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即迎入官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其所閣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廟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遣厲候伯家尋之伯云誌歎五昨在此行道且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身分三處宿焉誌常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米及發言忽來引衲而去後假齊武帝神力使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武帝又常於華林園召誌誌忽著三重布帽以見俄而

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永明中常住東宮後堂一日平明從門出入忽云門上血汗衣褰衣走過及鬱林見官車載出此帝頸血流於門限齊衛尉胡諧疾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曰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如誌所畫悟而登之烏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又向事發偃叛走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嘗屈誌至第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

獻五

五

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鑿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梁武即位下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中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鱸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爲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武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鱸殘魚也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梁武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竟夜便大雨誌又云須一盆水

加刃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舒州瀟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白武帝帝以二人皆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云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他所道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其見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供事者不可勝數然好用小便濯髮俗僧間有譏笑者誌亦知衆僧多不斷酒肉譏之者飲酒食豬肚誌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爲食盛糞袋譏者懼而慙服晉安王蕭綱初生日梁武遣使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

秋五

六

育幸甚然冤家亦生於後推尋曆數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會稽臨海寺有大德常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顛狂放縱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干雲秀出遂尋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菲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並著真緋袈裟倚杖於門樹下言語僧云欲向都下爲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知何州國今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即時便到今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浦數十里至都徑往鍾山寺訪問都無字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云

西行南頭第一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常在都下聚樂處百日不一度來房

空無人也問答之間不覺誌公已在寺厨上

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間便奮身惡

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厨側漫呼黃頭誌公忽

曰阿誰喚我即逐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

將獵狗捉我何爲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

懺悔授書與之誌公看書云方丈道人喚我

不久當亦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

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至天監十三

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

無疾而終屍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

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即啓聞梁武歎曰大

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

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

寺勅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

香閣梨

香閣梨者莫測其來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

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酣樂

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

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嘗自飲噉未曾與

香今日須食一頓諸人爭奉殺酒隨得隨盡

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

行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自口出即能

飛鳴羊肉自口出即能馳走酒肉亂出將欲

滿坑魚鮓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宰

殺自後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後因

誌公寄語遂化于寺弟子營墓將殯怪棺大

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道琳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林泉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為屋所壓頭陷入骨琳為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歎五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坐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嵩頭陀

嵩頭陀法師居婺州雙林北四十里巖谷間為創香山寺及建靈刹道俗萬衆共引麻紵舉刹詐忽中斷引者皆顛躓師乃曰有何魔事使之然乎因以鉢盛淨水內外攪之呪而

作禮捧鉢繞刹一周刹乃不假人功屹然自立後又至萊山立寺師常曰萊山王而不久香山久而不王後果如其所言竟不知所終

阿專師

阿專師者不詳其氏族雲遊定州時在州里中聞人有會社齋供嫁娶喪葬之席或少年放鷹走狗追隨宴集之處未嘗不在其間鬪諍誼九亦曲助朋黨如此多年後正月十五夜觸他長幼坐席惡口聚罵主人欲打殺之市道之徒救解將去其家兄弟明旦捕覓正見阿專師騎一破牆上坐喜笑謂之曰汝等此間何厭賤我我捨汝去捕者奮杖欲擲前人復遮約阿專復云定厭賤我我去以杖擊墻口唱叱叱所騎之墻一堵忽然昇上可數十仞舉手謝鄉里曰好住百姓見者無不禮

拜悔咎須臾映雲而滅可經一年間在長安還如舊態於後不知所終。

達磨

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踈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徹數定學高之梁武帝普通初至廣州刺史表聞武帝遣使詔迎至金陵帝親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

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省立旨師知機不契十九日遂去梁折蘆一枝渡江二十三日比趨魏境尋至雒邑初止嵩山少林寺終

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逝焉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獨遊雲問何去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今起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

通公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氏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揚州未陷之日多拾無數死魚頭積於西明門外五又拔青草荆棘栽市里十及侯景渡江先屠東府一城盡斃置其首於西明門外為京觀焉朝市破落所在荒蕪耳通公言說得失於景不便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將于子悅將武士四人往候之景

謂子悅云若知殺者勿言不知則密捉之子
悅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火燎逆謂
子悅曰汝來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輒殺子悅
作禮拜云不敢於是馳往報景景禮拜謝之
卒不敢害景後因宴召通通取肉搵鹽以進
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太鹹通曰不鹹則爛及
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屍于建康
市百姓爭屠膾羹食皆盡後竟不知所去

僧林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
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圖山上
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默
累日忽有大蟒縈繩林前舉頭如揖讓者林
爲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爾安帖卒無災異其
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棲托已來便

第五

十一

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
林出山門猿還泗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乎
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
而返後住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
林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爲
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
行仁濟感化極多未卒于潼郡

慧約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氏東陽烏傷人也祖世
爲東南仕族有占其塋墓者云後世當有苦
行得道者爲帝王師焉母留氏夢長人擎金
像令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有孕便覺精
神爽發息理明悟及載誕之日光香充滿身
白如雪俗因名爲靈絜兒童時聚沙爲佛塔
壘石爲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

乃至史傳拔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競採
常以爲患乃捨已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蠶
桑爲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縑纈季父喜畋
獵化終不改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
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
里恣行勦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
終日殺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就死驚
覺汗流旦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咎約復至常
所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謝
者所居僻左不嘗見寺忽值一僧訪以至教
彼乃舉手東指云剡中佛事甚盛因仍不見
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于剡徧禮塔廟肆
意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宋泰始四年於
上虞東山寺辭親剪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
沙門慧靜隨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

踰一紀及靜之亡盡心喪之禮服闋之後却
粒巖栖餌以松朮蠲疾延年深有成益齊太
宰文簡公褚淵嘗請講淨名勝鬘淵遇疾晝
寢見梵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
俄而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給
事中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
起爲禮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
菩薩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致敬而已時
人未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爲然後還都又
住草堂少傳沈約隆昌中外任攜與同行在
郡惟以靜漠或五自娛禪誦爲樂異香入室猛獸
馴階常入金華山採結成傳赤松澗有道士
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斃乃要大治
祭酒居之妖猶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
約移居曾未浹旬而神魅弭息後晝卧見二

青衣女子從澗水出禮悔云夙障深重墮此水精晝夜煩惱即授以歸戒自爾災怪永絕。天監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皇儲已下爰至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錄者凡四萬八千人。嘗受戒時有一乳鵲歷階而昇狀若餐受至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不去勅乃聽上徐行至壇俛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爲說法無何二鳥同化後靜居闕室忽有野媪賣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花紅扶疏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大通四

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號爲本生焉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爲智者里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鑿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北首右脅而卧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播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儼參疾答曰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初卧疾時見一老公執錫來入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帶乃改葬獨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勅使牽從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

塔之始白鶴一雙繞墳鳴喚聲甚哀惋葬後三日焌然永逝

檀特師

檀特師一名惠豐身為比丘不知何處人也飲酒啖肉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

於涼州宇文仲和為刺史請之至州內歷觀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不喻其肯怒不令在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返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為獼猴形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為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

敬五

十四

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復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卒周文命葬之

植相

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賣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佛教便願出家及還蜀決誓家屬并其妻子敬五既同相志一時剪落自出家後專習苦行十五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郡有法愛道人高街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咒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求舉繩床離地四五尺便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

來舉末僅動一角。如前復去。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群虎繞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曾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後因梁末軍亂。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未暇。經始適便遷化。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爲繁茂。夏月忽無故葉落。又維那旦打鍾。初不發聲。犬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座僧謂有大變。執

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終。乃知樹枯鍾噓。表其遷化之晨也。弟子銜命露屍松下焉。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司者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徧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居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清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

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胄。汭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胄汭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譚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

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馬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辨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感進退不可。王繼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

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
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
皆差。即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
其禁戒。不復噬螫。音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
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
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
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
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
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
乃見蛇頭齧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
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
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
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
死。法和又爲人置宅。相墓以避禍。求福。嘗謂
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

畝五

十八

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
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
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
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
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
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
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
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
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
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籬在道間。上開一孔
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
檻中。所受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
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
則雄辨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
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

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主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王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解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

故五

十九

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望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此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

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蒞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蒞弟遣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蒞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幃，油絡網車，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

便盡以官所賜宅管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拜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歎五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尚圓

釋尚圓。姓陳氏。廣漢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姝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即放箭射。鬼便遙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作諸變。現龍蛇。

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安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在。自爾安靜。武帝聞召。大蒙賞遇。年八十一。終所住城。

法聰

釋法聰。姓梅氏。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歎五栖止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都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王慙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

然良久竚望忽變爲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
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
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
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
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
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
姓又命弟子以布故衣繫諸虎頸滿七日已
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聚集諸虎亦至便
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
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
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
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黨左右數十
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過其道又
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
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午方返王怪其

來晚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勅爲造禪居寺
聰不往住度人安之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
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忽遇屠者
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
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屹然不動使
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所
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
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
降陂池皆滿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伸師襄
之禮頻請下都固辭不許乃捨宮造天宮寺
邀延永佳巴峽空晉鴻上湘東王栢木爲寢
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王於傍造浮圖僧房
講堂并王服玩作露盤立爲寶光寺請聰居
之王述般若義每明日將豎義殿則夜放光
明照數里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

幽燭所致。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端坐如生。形柔項暖。手屈二指。異香不散。年九十二。

僧安

釋僧安。不知何許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號多能。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衆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衆。至越州行頭陀。忽云。往年雌雉應生此。徑至一家。遙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異之。引入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初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爲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

歎五

二十三

之。爲講涅槃。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然不解。

傅弘

大士傅弘者。住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體權應道。躡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依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孝武聞之。延住建業。乃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卧依磐石。四澈六旬。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公晏然。其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災。乃然臂爲炬。冀禳來禍。至陳大建元年。夏中於本

州右脇而卧。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暖。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伸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嘆。遂合殮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在。往者不見。號慕轉深。悲戀之聲。慟噎山谷。初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徧閱。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仍有願言。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從勸世人。有發於菩提心者。能推輪藏。是人即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今天下所建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山有古松。大士曾於松間。願度衆生。以斧為誓。至今松木斧痕猶在。其飼虎之餘。飯棄擲林間。化而為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石。至今長存。靈異之蹟。不可紀極。

獻五

二十四

慧思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閭里。常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道。數夢神僧勸令齋戒。唯一食不食別供。所止庵舍。野人焚其所居。遂顯癘疾。求誠懺悔。所患平復。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遇清泉。宜更翻壇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復夢。彌勒彌勒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彌勒與諸眷屬。同會法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豁然開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趨南岳。既至。謂徒曰。吾寄此山。期十載。

以後必事遠遊師曰吾前生曾居此處領徒陟嶺見一所林泉勝異曰古寺也吾昔居之掘地果得僧用器皿殿宇基址又指兩石下得遺骸乃建塔今三生塔是也又於東畔靈岩之傍建臺爲衆講般若法正當大岳之心今般若寺是也歌五南北學徒來者雲集師患無水忽見岩下潤以錫杖卓之果得一泉猶未周續有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迸今虎跑泉是也或問何不下山教化衆生一向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麼衆生可度者江左佛學盛學義門自思南度定慧雙舉道風既盛名稱普聞俄有道士生妬害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國券斲斷岳心釘石與妖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見二虎跑憤大蛇當路使驚

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虎蛇乃退使見師再拜以事白未至之前師見一小蜂來螫音其面即爲大蜂咬殺銜至師前師入定觀之知是宿冤欲相饒害師謂使曰使者先去貧道續來七日後飛錫而往四門關吏齊奏師入帝已驚異及師朝見帝遂下迎復問左右卿等見此僧何如人對云常僧帝曰朕見其踏寶花乘空而至乃迎師入殿供養其道士罪以欺罔欲盡誅之師懇帝曰此宿冤願陛下赦之乃可其奏勅彼道士給師役使師奏辭還山帝餞以殊禮未幾道士誣師者一人暴死一人爲犬所噬而斃應蜂兆矣自是每年陳主三信參勞崇盛莫加而神異難測遇雨不濕履泥不汗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藏身是年六月臨將終

時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至二十二日屏衆泯然而逝小師靈辨號慟乃開目曰何驚動吾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

神僧傳卷第四

敬告